

克努特·海姆博士，箴言，第 13 讲

国际智慧

© 2024 克努特·海姆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克努特·海姆博士在讲授箴言时的内容。这是第 13 场会议，《圣经智慧文学的国际维度》。欢迎来到关于圣经箴言的第 13 讲。

在本次讲座中，我想重点关注圣经中书籍的国际维度，这些书籍几十年来一直被称为智慧文学。特别是《箴言》，还有《传道书》、《约伯记》，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所罗门之歌》。20 世纪初，英国学者诺曼·斯奈思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非常及时的书，名叫《旧约圣经的独特性》。

为什么他要写这样一本关于旧约圣经独特性的书呢？当然，原因肯定是有些人质疑《旧约》是否真的足够独特，可以真正被视为神圣的启示，与当代环境中它被书写、撰写和收集时周围的其他一切都不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嗯，自 1700 年代以来，尤其是 1800 年代，我们发现了大量古代近东源文本，这些文本在某种程度上与旧约中的某些部分相似。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发现时刻，它开始将希伯来圣经（旧约）置于更大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中，从中我们开始理解圣经，而不仅仅是一本完全超凡脱俗的、直接来自上述启发的书这与其他地方的人类经验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这是令人兴奋的，学者们开始绘制各种相似之处、联系、比较，并且在各种旧约文本的不同部分中发现了许多相似之处，但也发现了差异。这也越来越多地包括与《箴言》、《传道书》和《约伯记》相关的文本。有两本重要的书籍记录了这些相似之处、相似之处和差异。

詹姆斯·普里查德 (James Pritchard) 撰写的与《旧约》相关的著名古代近东文本，通常缩写为 ANET，即古代近东文本。然后，最近，由哈洛编辑的多卷本著作，非常最新，更新，称为《圣经的背景》。然而，从神学角度开始出现的问题是，旧约的各个部分是否与其他作品和思维模式如此相似，具体到具体的表述、短语、表达和各种想法关于人与上帝或众神的互动，旧约还有什么特别之

处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诺曼·斯奈思强调了许多古代经文、以色列神圣经文真正独特的东西。

其中，他会强调诸如族长对独一神的一神论取向以及出埃及记的历史经历之类的事情。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但这些是最重要的。现在，当我们看那些通常与智慧文学相关或被指定为智慧文学的书籍时，令人着迷的是，一神论是存在的，但族长不存在，出埃及记不存在，圣殿也不存在。

《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如果有的话，只是以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被提及，也许特别是在箴言第 2 章中。所以问题就出现了，古代的书，智慧书籍，也许与古代近东环境的文本更相关？随着我们对古代近东文献的不断发现，这种印象开始越来越得到证实，以至于在 1922 年，法国埃及古物学家巴奇根据阿梅内莫普的教导出版了一份新发现的埃及文献，我提到过几场讲座之前，很快，即 1924 年，德国埃及古物学家阿道夫·埃尔曼 (Adolf Ehrman) 发现，在《阿蒙诺普》和《箴言》中，实际上有一个或多个章节，其中有几节经文，超过 11 节。其中，几乎一字不差。现在开始提出的问题，人们开始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是谁抄袭了谁？尤其是当人们想要继续强调圣经的神圣默示以及圣经的这一特定部分时。早期，一些人感到有必要捍卫并说，嗯，毫无疑问，箴言书的这一部分是神圣默示的，它必须是阿梅内莫普抄袭的原作。

现在，有一两个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但总的来说，并不是很成功。现在大多数人都同意，并且已经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阿蒙诺普的教义要早得多，事实上，甚至比《箴言》的早期陈述还要早几百年。还有许多其他原因现在确实导致了广泛的共识，我认为，这包括几乎所有来自不同背景和信仰的旧约学者都同意箴言创造性地重用了或阿蒙内莫普书中的教义部分。

在下一讲中，我们将探讨一些详细的相似之处，以便您能够体会到这一点。但现在，我想继续对圣经智慧文学的国际维度进行进一步的、更一般性的评论。从基督教、犹太教和非宗教背景的学者、圣经学者几十年来反思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在可以相对安全地说，我们不需要维持世界的独特性这一想法。要想体会旧约圣经，也可以得到真正的默示。

原因是在 21 世纪，我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整个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帮助，我们开始认识到，某些东西不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才有价值。从神学和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现在可以说，在基督教圣经的重要部分，包括旧约和新约中，同样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人来说都是如此，这是非常恰当和非常丰富的。各个部分、圣经作者、人类作者，都借鉴了他们那个时代最好的哲学、神学、伦理、道德、政治著作和传统。他们是在圣灵的引导下，以真正的智慧这样做的。

因此，他们在其他地方发现的东西，借鉴了人类最好的洞察力，包括来自其他宗教信仰的洞察力，他们在神圣的指导下创造性地重用了这一点，以便构建一个更广泛、更深入、更明智、更多地从基督教和犹太教角度、更多地真实地构建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上帝如何与人类互动。所以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它也帮助我们现代世界认识到人类经验中的其他宗教和非宗教传统中存在着真正的真理和真正的智慧。

相信基督徒和犹太人可以利用人类最好的经验、人类最好的洞察力，包括科学发现，以便更深入地洞察宇宙的本质以及人类经验的深度、微妙和广度。神圣的。在我们转向第 13 讲的第二部分之前，我们将在此停留片刻。在第 13 讲的第二部分中，我现在想简要谈谈《箴言》、《传道书》、《约伯记》和《雅歌》作为智慧文学的定义。。

将这四本书归类为智慧文学的想法从何而来？据我所知，并且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直到 20 世纪，1900 年代初期，学术界、学者、教授、牧师和拉比才开始将这四本书称为“智慧著作或智慧文学。为什么？嗯，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随着学术界和学术界对圣经文本的研究持续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人们开始更加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三本书，也许是四本书，是在方向和形式上与旧约的其余部分截然不同。直到那时，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统中，这些文本确实被视为在基督教传统中的诗歌文本中。

因此，传道书、约伯记和箴言聚集在诗篇周围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在犹太传统中，它们与著作有关，犹太正典的第三部分，其中最重要的是《托拉》、摩西五书、摩西五经、先知书，然后是著作。而在犹太传统的著作中，不仅包括这些书，还包括《以斯帖记》、《以斯拉尼希米记》等书，即《哀歌》。

因此，这些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方式。直到20世纪初期，特别是德国神学家赫尔曼·贡克尔（Hermann Gunkel）关于流派批评或形式批评的重要著作之后，人们才开始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特殊的书籍，《传道书》、《箴言》、《约伯记》和《约伯记》。在某种程度上，诗篇和所罗门书与许多旧约文本和其他旧约文本非常不同，但与古代近东的一些文本更相似，特别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后来为这些书创造了“智慧文学”这一流派名称的人们，开始意识到智慧，既作为一个术语，又作为一个人物角色，正如我们所见，在这些书中比任何其他书籍都更加突出。其他神学或哲学或教学或伦理术语。

所以我想，人们最终开始真正认识到这些书的独特性，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即“智慧文学”，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以至于那些也从事埃及和巴比伦古代近东文本研究的圣经学者开始将他们在那里发现的与旧约中现在新指定的智慧著作最相似的文本称为智慧。美索不达米亚或埃及背景的文本。最著名的是来自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威尔弗雷德·兰伯特（Wilfred Lambert），他写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集，其中涉及他所谓的巴比伦智慧文学的非常精彩的集合。

这是一本精品集，至今已连续印刷 40 多年。一本精彩的巴比伦文本集，巴比伦人自己并不称之为智慧文学，但兰伯特，他既是旧约圣经的学者，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文学的学者，他非常自由和自然地感到他有充分的支持将其指定为智慧文学。巴比伦智慧文学。现在快进到 21 世纪，而不是实际上到 20 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左右的中叶，所有这一切的后果之一是，在基督教神学家的伟大、著名和有影响力的旧约神学中，基督教旧约神学对于遗嘱学者来说，智慧文献几乎没有影响。

因此，即使是在人们喜欢的多卷旧约神学中，我的大脑也只是暂时空白，请给我一点时间，冯·拉特和另一本刚刚从我的脑海中消失。我一会儿就会想起它。最多只有一两页或十页或十五页专门讨论这种所谓的智慧文学，因为它不符合这些特点。

我认为冯·拉特对所有这些书的参与不超过十、十五页左右，这确实不够，冯·拉特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在 1968 年写了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书，名为

《Die Weisheit Israels》，该书于 1970 年被翻译成英文，名为《以色列的智慧》。这本书比 20 世纪的任何其他书都更能真正影响 20 世纪最后 25 年对智慧文学的浓厚兴趣，一直延续到今天。

尤其是《箴言》，它引起了一系列精彩的学术研究。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传道书》和《约伯记》，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所罗门之歌》或《雅歌》。部分原因是人们对这些书的国际维度着迷和感兴趣，但在另一个程度上，这也与以下事实有关：通过冯·拉特的作品和他精彩的书，人们开始认识到智慧文学正在触及与上帝的经历和古代以色列生活相关的实践、哲学和神学问题，其方式对于现代世界来说似乎是相关的、有趣的、实用的。

因此，近2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在学术界和教会中的活跃程度越来越高，对所谓智慧文学的迷恋也就不足为奇了。其中一些成果，特别是《箴言书》的成果，被记录在精彩的评论中，比如布鲁斯·沃尔特克（Bruce Waltke）的这篇评论，共两卷本，长达一千多页，还有犹太学术学者迈克尔·福克斯（Michael Fox），他也是一位犹太学者。两卷作品。我这里有每个系列的第二卷，它们非常详细，学术上非常博学，充满洞察力和智慧，真正使这本书变得生动起来。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一名神学院学生，我个人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智慧文学感到兴奋和感兴趣。这些书的国际影响力和实际意义令人兴奋。迷人！现在快进到 21 世纪，看到这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真是令人着迷。

在20世纪初期几十年的大段时期忽视圣经智慧文学之后，从大约1970年到大约2005年、2010年，我们开始对圣经智慧文学着迷。但后来看来，这整个发展，宏观学术参与和兴趣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也就是说，在2010年代初左右，最近七年、八年、十年左右，出现了一些著名圣经学者的出版物，例如马克·斯尼德（Mark Sneed），还有威廉·凯恩斯（William Kynes），他们都是美国学者，现在开始质疑智慧文学的流派名称。

他们已经开始研究与这些文本的学术接触的更广泛、更长期的发展，他们指出并帮助我们再次认识到，智慧文学的概念是在与这些文本的接触中最近出现的一个概念，它是正如他们所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人为的。为什么我们

花了几十年才重新发现这一点？嗯，这似乎是有时会发生的事情之一。一旦有人说了某件事，每个人都会兴奋一段时间，然后其他人出现并认识到每个人都对一件特定的事情着迷，但没有注意到同一领域中正在发生的其他事情。

因此，我认为我们现在要认真对待我在本次讲座早些时候已经暗示过的这种紧张关系，即如何处理智慧文献及其明显如此不同的神学方法，以解决这一问题。宗教，到实际生活，融入以色列本身更广泛的文化环境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最清楚的可能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威廉·麦凯恩的评论和著作中，人们在解释所谓的智慧文学与《旧约》其他部分之间的区别时说，创作这些文学的人他们与创作希伯来圣经或旧约其余部分的人是不同的。以至于他们说他们的取向是世俗的。他们不是牧师，他们不是先知，但他们是廷臣、专家、知识分子专家，他们与他们国家和文化的其他伟大宗教传统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他们是当时的国际精英知识分子。

格哈德·冯·拉斯 (Gerhard von Rath) 本人最有名的言论是，所罗门王宫廷的启蒙时期带来了所谓智慧文学的繁荣。然而，这样做的问题至少是双重的。第一个问题是，古代人世俗化的观念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

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世俗主义作为一种观念和社会现实确实是一个小故障。人类经验中的一个小故障。这在地理上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西欧和北美。

从历史上看，这也是一个缺陷，因为自 16 世纪和 17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它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和文化影响力的现象而存在。自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它才开始变得重要。因此，从历史上看，世俗主义是一个小问题。

现在，关于世俗主义还可以说很多，但这不是关于世俗主义的讲座，而是关于旧约圣经所谓的智慧文本，所以我想回到这一点。但重要的是要明白，当我们谈论《旧约》或任何其他古代近东著作中的世俗观念时，我们所说的完全不合时宜，而且非常不现实，因为我们正在将自己的现代观念强加于古代。他们根本从未考虑过的文本和古代人。第二个.....我一时失去了思路。

我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整理一下思绪。那么，欢迎回到第 13 讲。我打断了自己一会儿，因为我失去了思路，但我们又回到了正轨。

因此，我解释说，世俗主义是人们试图解释智慧文献与旧约其他部分的这种差异的方式之一。人们解释这一点的另一种方式是，他们说这些表面上是世俗的作者和知识分子思想家在专业和文化上也与那些创作圣经其他部分的作者不同。这里的想法是，这些人不是牧师，他们不是先知，他们不是神学家，而是政治管理者。

他们身处宫廷，是国际文学的学生，一方面与埃及宫廷的外交同行，另一方面与美索不达米亚列强的宫廷进行学术对话、讨论和交流。因此，就有了这种知识分子的国际影响力，为了吸收这种国际影响力，这将对世俗方面的另一种解释，显然是世俗方面的，人们正在将他们现在所具有的知识分子影响力去神学化。开始将他们的著作带入文化环境并带入以色列文化。如今，进入 21 世纪，穆斯林文学学者开始意识到，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这种结构完全不合时宜。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直到最近我自己也包括在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再次不合时宜地将我们自己的西方知识分子理想强加到我们最喜欢的圣经文本中。我在这里对西方学者和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旧约学者和学生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区分，无论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等。尤其是西方学者将这种思维强加于文本，因为西方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际化、理性主义和世俗的知识环境中运作的。

所以，所有这些都表明我们最近发表了出版物，我想再次强调两位特别的作者，马克·斯尼德和威廉·凯恩斯，他们已经开始说这些解释是不现实的，而且可能不令人信服。他们说，更有可能的是，创作《箴言》、《传道书》、《约伯记》、某种程度上《所罗门之歌》等文本的作者，是自然而彻底地成为他们自己文化一部分的人。他们所写的内容与希伯来圣经旧约的其余部分如此不同，肯定还有另一个原因。

他们现在开始争论，我认为，他们确实为这样一个事实提供了一个更加连贯的理由：与早期作家（包括我自己）经常承认的相比，作者对宗教更感兴趣，对

信仰上帝更感兴趣。。鉴于当时根本不存在世俗主义，这根本不应该令人惊讶。因此，我们仍然不完全确定为什么这些著作如此不同。

但也许我们可以解释这一点的原因之一是，在整个旧约中，特别是在那些书中，在文化上、想象力上、哲学上、宗教上、神学上，在人类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一种朴实和兴趣。生活。人类生活、工作场所、人类性行为、人际关系、经济、商业、农业、与动物的互动、对世界的观察以及当时可能水平的科学参与的所有经验。所有这些在这些文本中的出现程度都高于其他圣经文本。

现在，也许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是巧合，因为我们当时和现在都有偶尔的写作类型。现代世界中有一些人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只对物理、生物学和数学感兴趣。现代世界还有其他类型的学者对人文学科更感兴趣。

有地理研究专家，有语言研究专家，有历史研究专家，有神学研究专家。仅仅因为我碰巧主要写人文学科，并不意味着我对科学问题一无所知。但出于对我所发表内容的兴趣，我专注于我所拥有的更广泛生活经历的一个特定方面，我相信，我认为，这对于古代作家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这些书中所看到的是古代圣经作者的神学参与、沉思和反思的真正拓宽，不仅涉及他们生活和世界经历的独特、关键的神学方面，而且还涉及各种不同的神学观点。生活经验、文化等更广泛的领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可以庆祝的东西，我们可以将神学融入到我们对这些文本的理解中。特别是回到威廉·凯恩斯，他正在迅速成为该领域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的学者，现在的建议实际上是要考虑正在考虑的圣经文本，特别是《箴言书》，与其说是不同，不如说是不同不同于其他一切，而是对更广阔的前景做出真正的特殊贡献。

可以用多种方式来对待这些文本，其中一种方式是不要说，哦，它们是智慧文学，因此它们与其他一切都不同，而是说它们是令人感兴趣的诗意文学。特别是更广泛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第 13 讲就这样结束了。感谢您收听智慧文学。